



# 花香的尘世

卞太 图/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67.1

41

:2

2005

我的庄园杂志

之

# 花香的尘世

卞太 图 / 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香的尘世/卞太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02-005269-X

I. 花… II. 卞…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427 号

责任编辑:马玉梅

责任印制:王景林

花香的尘世

Hua Xiang De Chen Shi

卞太 图/文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24 印张 8.5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02-005269-X

定价:36.00 元

总会有一天  
我们再也追不上光阴的脚步  
那个时候  
我们将寄身何处  
又用怎样的目光和心情  
回首曾经的尘世



- 2 在土炕上醒来  
5 1976年  
9 白马  
10 陌生人  
12 我从何处来  
14 梦中成长  
16 我是谁  
17 我的弟弟妹妹  
19 我的理想  
20 麦子啊麦子  
22 四周弥漫着谁的眼睛  
24 时间飞快  
28 冬天  
30 万物的丰年  
35 青蛙之死  
36 一只走失的蚂蚁  
38 蜉蝣一万年  
40 万里虫鸣  
42 风是怎么刮起来的  
43 会游泳的蒲公英  
44 后枣坑  
46 树上的日子  
48 爬上眼前这棵树  
52 鸟道  
54 飞  
56 村子的退路  
61 夜在飞  
62 猫头鹰  
64 半夜鸡叫  
66 谁的梦  
69 老巷  
72 鬼故事  
76 不想睡觉  
80 怕人喊我  
82 水往何处流



口哨 84  
漫天大雾 86  
院墙高耸 89  
我的出走 92  
王发 95  
无所畏惧 98  
进城 100  
城里的蚂蚁 102  
麦香 106  
我家的房子 108  
我家的黑牛 117  
我家的老马 121  
我家的骡子 126  
我的土地 128  
我家的地 130  
我家的瓜地 137  
我家的坟地 140  
那一场雨后的时光 141  
噩梦 144  
田园荒芜 146  
寄语天堂 150  
烟尘往事 155  
身体是我另一个兄弟 158  
鼾声 162  
风把额头吹皱 166  
城里来的那只手 168  
外乡人 171  
村子的病 172  
我的死 174  
我的死(二) 176  
天边的村子 180  
多年一梦 182  
约定 187  
花香的尘世 190

我的记忆  
是从这个小村庄里  
开始的

.....





## 在土炕上醒来

好像从来就没睡醒过，记忆里有好几年，我就这么躺在炕上，睡去醒来。一觉连着一觉，一场梦连着另一场梦。

每次睁开眼睛，我都会四下里看半天，想不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望着房顶，房子看着我，互相陌生着。四周安静，只有马蹄表的走动回荡在屋子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最早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只记得我被人抱到屋外，阳光刺眼，我被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从一个怀抱换到另一个怀抱。忘了是在谁的怀里，我看见蓝天、白云、太阳和太阳底下陌生的人群，院子里闲踱着的鸡，扬尘而过的牲畜蹄脚，掠过天空的鸟翅。那时候我挥舞着手臂、弹弄着小腿，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走和飞翔。

我忘了是怎样被人牵着手，学会走路的。在梦里我看见自己，笨拙地溜下炕沿，扶着锅台，踉跄着走出屋子。

我已经在无数场睡梦之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深埋世间的这个不为人知的荒远村落，走进自己浩繁而仓促的一生。

一个午后，我激灵一下猛然醒来，记住了许多事情。

那是1976年，我三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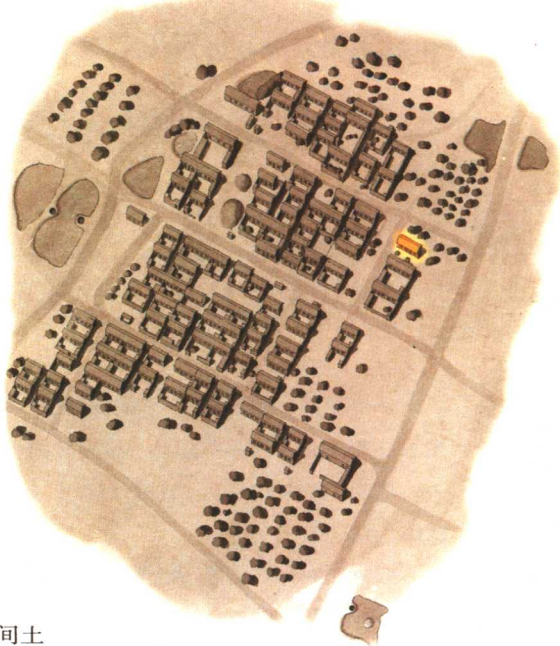


我刚出生的那两年，家就是这副样子，没有院墙，用荆条根垒了半人高，门口有个羊圈。

妈妈经常抱着我，坐在对面土坡上的荫凉里，看着自家的宅院，多少年都静静地坐落着，没有变化。



# 1976年



二叔回家结婚，我们在外面借房住。是村子最东头的三间土房，房子一直空着，经常有短房子的人借住。

一进屋就能闻见一股子怪味，是一种甜甜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变成我开启记忆的钥匙。以后再闻见，我会一下子想起来那一年里的很多事情——坐在树阴里团泥球的人们，我喜欢的那匹白马，满街的地震窝棚、桌子上倒立的瓶子、屋顶上摇晃的昏黄灯光。它们从我的记忆最深处，一点点明晰起来。

时间一层一层堆叠在身后，让人再也无法轻松穿透。那一年的光景和那些味道一样，最终消散于岁月，只剩下一些黑白街景：白得刺眼的阳光，人们坐在树阴下的草苫子上，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在阳光里跑。多少次，我绕开电影片段似的记忆，推开门，重新走进那间屋子。

我们住东屋。西屋放着柴草和一口红漆棺材，我不敢正眼看它，好像多少年后死掉的一个人已经躺了进去，看不清长相，面如白蜡，半天喘一口气，我能听见透过木头传出来的微弱声音。我拽着大人的衣角进出房间，时不时警觉地看一眼棺材。那些死寂的东西总是让人恐惧，它们热血贲张，伺机而动，乘人不备就猛扑上来——我从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一个早晨,我跟往常一样睁开眼睛,窗外青烟笼罩,金晃晃的阳光照在前面一栋房子的后山墙。我扭头往西屋看,西屋黑黑的,棺材还直挺挺躺在那里。

那晚上的梦境深远,我回来晚了。妈妈看我熟睡,就没有喊醒我(她每天都去奶奶家给全家做饭),她以为我还要睡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堂屋黑黑的,门被反锁。我喊了两声,没人答应,再喊的时候已经带着哭腔。我害怕得要死,一边哭一边偷眼看旁边的棺材,它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东屋走,我甚至能听见那些高高抬起又轻轻落下的脚步声。我头发都参起来了,黑暗的堂屋像一张巨大的嘴巴,正准备一点点将我吞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深陷人生的恐惧与无助。没有人从门外经过,没有人听见我的哭声,屋子紧闭了门窗,我的声音也被紧紧关住,一点都跑不出去。屋子里的东西好像全被我的哭声吓呆了,它们全都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哭了一会儿我就不害怕了,我觉得身体里边有一个人忽然长大了,疯狂地叫嚣着。我回到炕上,使劲摔我的小枕头(那是用暗紫色的花布做的,上面有黑色白色还有土黄色的圆点儿),我把它摔到地上,再踢到堂屋,又浇了几勺黑油在上面。我知道妈妈洗它的时候有多费力气,我想以此报复她,那种歇斯底里让我自己都害怕起来。

又哭了几声,声音干巴巴地回荡在屋子里,它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把门槛卸下,钻到门外。那天早晨的风有点凉,我走在路上,阳光照在我的后背,它并没有驱散我内心的恐惧,包裹着那口棺材的死亡气氛,已经氤氲在我的心里。

那天夜里（另外的一个夜晚），我突然醒过来，灯泡在晃，屋顶上的经色（音）和檩子嘎巴嘎巴响，像有很多人在上面走。妈妈抱着我，告诉我别害怕，说地震了。跑出来之后的事情我忘记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攸关生死经历。死亡在别处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那时候我对死亡还没有具体的认知，只知道屋子倒了，人会被坍塌的房子砸死，死掉的人躺在黑暗的棺材里，面如白蜡，阴森可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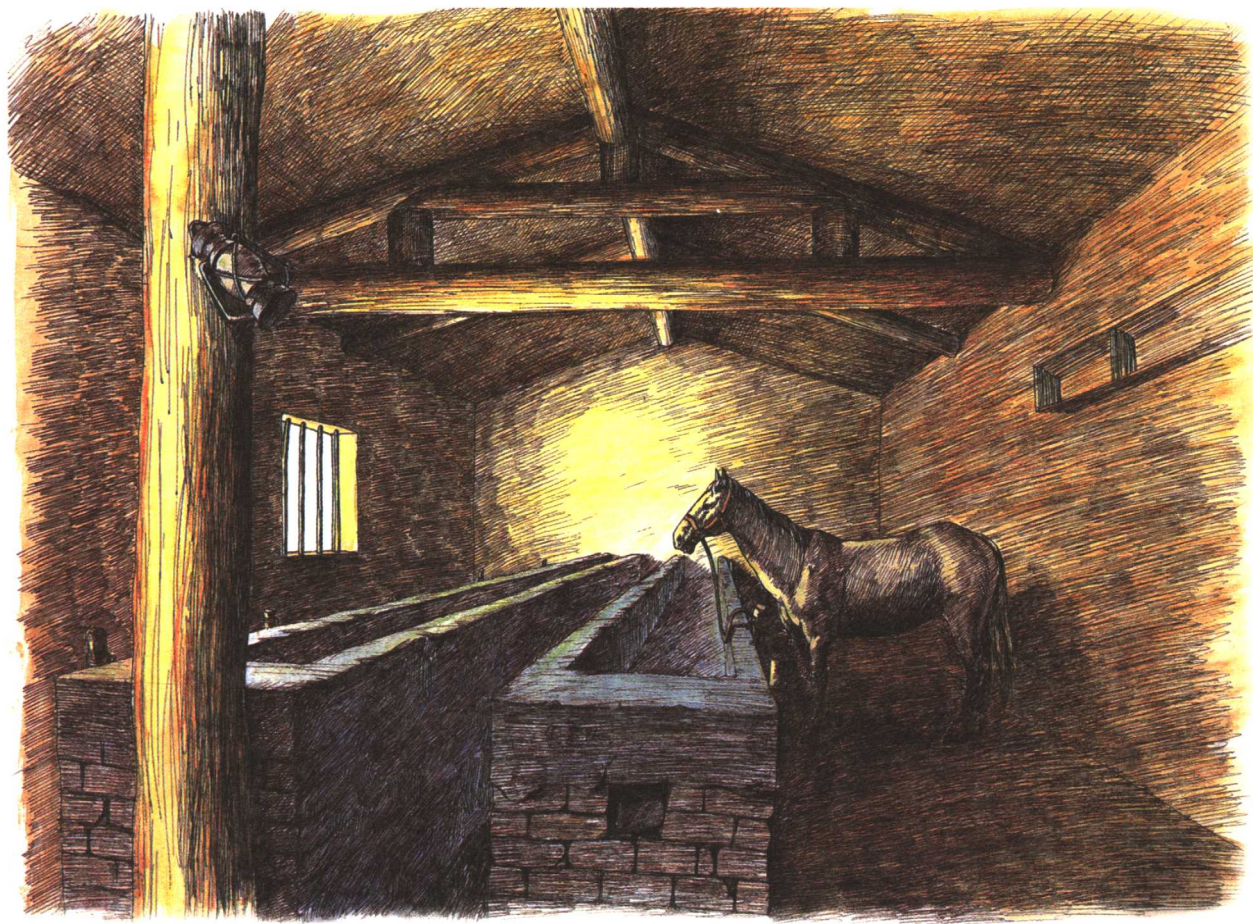
那些日子，人们不敢回屋睡觉，在路边搭了许多地震棚，晚上就睡在里面。孩子们好奇，各家各户看新鲜。一只白玻璃醋瓶倒立在我家的桌面上，地面轻微的晃动瓶子就会倒掉，惊醒睡梦中的人。我把瓶子放倒，擀面杖一样碾压桌面，我还记得醋瓶滚动的样子，它不太规则，或者是因为桌面不平，瓶子滚动的声音不太匀称。

瓶子一直竖在桌面上，除非我推它，再没有倒过。

那是慌乱的一年，人群也慌乱！

那一年地底下和地面上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事情，死了很多。那些事情太沉重，我那时还小，没有力气记住它们。





# 白马

我喜欢生产队里的一匹白马，那是我长到三岁上见过的最漂亮的牲口。

画面因为时间久远而失去了连续性，我的一双眼睛在半坡处静静地看着，牵马的人模糊掉了，只记得白马吃力地走路，瘸着一条腿，蹒跚拐过房角，被人拴在牲口棚里。我尾随进去。

那年我三岁，实在是太矮了，比马槽还矮，比马腿还矮。白马根本看不见我，我在马槽的阴影里看着它。马棚没有门，窗外的温暖空气从敞开的门窗涌进来，和着牛马驴骡的粪便味道。窗口矮小，更多阳光被堵在牲口棚的外面，棚里暗暗的。白马静静地站着，田野里牲口耕作的声音远远传来，白马的耳朵转了几下，目光钉在一处，雕像一样。我爬上槽头，大声地喊了一嗓子，我想让白马看见我。

白马看了我一眼，然后扭头回去，依然目光忧郁地肃立着。这时候一群鸽子飞回来，在屋顶的窝里咕噜咕噜地叫，白马像是什么都听不见。白马的一条腿虚拖着不敢着地，它拉着车在唐县赶上地震，被砸断了一条腿。

后来好久没见白马，爷爷说那匹马被卖掉了。我问卖掉干吗，爷爷说它再也种不了地了，杀了吃肉。我快哭出声来了，一遍遍地央求爷爷，让他说那匹马还能种地。爷爷拗不过我，说白马好了，能种地了，只是卖给别的村子去种别处的地了。

我把眼泪收回来。但我心里知道，那匹漂亮的白马再也不能种地了。



## 陌生人

我早早地吃饱了，靠着墙角，看满屋子吃饭的人。煤油灯飘飘忽忽照在人的脸上身上，影子从背后拖到墙上，黑黑的，像另外一家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正吃着晚饭，一个影子对另一个影子说话。有人坐着不动，偶尔一转身，变成另一个形状。我抬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也在扭头往上看。

多少年我都以为他们是另外的一家人，他们摇曳在墙上，拖在地上，在灯光里，在月光下，忽大忽小。有时候油尽灯枯，黑夜涌进屋子，大家黑黑地坐着，那些影子也静静坐着，我能感觉到比黑夜更加黑暗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在黑暗中喘气，做着微小的动作。

那么多东西在我们身边生活多年，我们都还不知道，那些影子就是另外世界的人，他们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就只剩下黑黑的影子。我看看墙上的影子，再看看影子前面的人，忽然害怕起来，我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们。

我一个人缩在墙角，不敢出声，睁大眼睛看每一张脸——大家为了什么坐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各怀自己的心事和命运，什么事情让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又相互影响着生活多年？我看看一屋子面孔，更多的时候他们没有表情，在那些面孔的背后、在他们的身体里，肯定有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是他们在吃饭、睡觉、说话、沉默。

奶奶拿了一块白面馒头递到我面前，问我吃不吃，我吓了一跳，不敢回答，我只是摇摇头。我觉得自己深陷在围困之中，那些无形的东西，它们滋养了我，什么时候，他们突然露出狰狞面目！

没有人看见我埋在灯影里的恐惧目光，我怕他们突然把脸上的东西一下子揭掉，在摇曳的灯光里狂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可是那些恐怖却真真实实渗透进我的内心，我不敢看他们，把头转向窗外。窗外黑洞洞的，像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黑暗之中，窥视着一屋子黑影。

